

# 論閩北方言弱化聲母的歷史來源\*

韓哲夫

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

“弱化聲母”和與四聲八調系統不符的調類是閩北方言引起廣泛學術興趣的兩大特點。這兩個現象互相關聯，且在中古音系中找不到來源。有很多學者認為這些現象或是由文白異讀引起的，或是受周圍方言影響而產生的。但是從閩北方言聲調系統的語音特徵可以看出，這兩個解釋方法好像都站不住腳。弱化聲母和與之相關的分調現象只能出於原始閩北時代已有的條件。但是這並不是說這些特殊的現象跟方言層次根本沒有關係，也有可能原始閩北語或者原始閩語是有外方言層次的。

關鍵詞：閩北，原始閩語，弱化聲母，第九調，陽平乙，方言層次

## 1. 序論

大多數的漢語方言聲調系統都是從“四聲八調”的系統演變而來的，即平上去入四類。聲調是按聲母清濁而分化的，一陰一陽。換句話說，漢語方言的聲調系統大多數都有八個聲調的基礎。這八個聲調為：

- |      |      |      |      |
|------|------|------|------|
| 1 陰平 | 3 陰上 | 5 陰去 | 7 陰入 |
| 2 陽平 | 4 陽上 | 6 陽去 | 8 陽入 |

有的方言因為原來的四聲沒有分化，或因為分化了之後又跟別的調類合流，調類沒達到八個。也有些方言（比如廣州話）因為再分化，所以有了更多的聲調。中古音是四聲八調的系統，我們可以把它看作大多數的方言音系演變的起點。

---

\* 本文初稿曾經在「第八屆閩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2003年11月9日至12日，海南·海口·海南大學）上宣讀。感謝參與研討會諸位師友的意見和幫助。特別感謝鄧琳、郭必之和楊莉幫筆者改正中文錯誤。也感謝匿名評審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文中如有任何錯誤，均由筆者負責。

如果某個方言的聲調系統與這樣的四聲八調系統不符，一般來說是由於受了別的方言的影響。比方說在北京話中，陰入聲字變入陰平、陽平、上、去等四個調類，這是方言混合和文白異讀的緣故。也就是說，北京話中有不同的歷史層次。<sup>1</sup>

從這個角度來看，閩北方言很獨特。閩北方言的聲調系統跟一般漢語方言四聲八調系統不甚相符。“八調”中的任何一個聲調都有可能在某個閩北方言中“一分爲二”。請看〈表 1〉。

〈表 1〉 閩北方言聲調與中古音八調系統的對應關係  
(灰色欄指這類聲調字都有弱化聲母；見下)

中古	平				上				去				入			
	陰		陽		陰		陽		陰		陽		陰		陽	
例字	支	高	平	長	短	轉	重	厚	戌	戴	鼻	字	八	發	石	薄
石陂	1	9	5	9	3	3	1	5	5	9	6	6	7	3	8	10
崇安	1	1	2	5	3	3	6	5	5	5	6	6	7	3	8	8
城村	1	5	2	5	3	3	5	5	5	5	6	6	7	3	8	8
建陽	1	9	2	9	3	3	5	5	5	9	6	6	7	3	8	8
五夫	1	9	2	9	3	3	6	5	5	9	6	6	7	3	8	8
政和	1	5	2	9	3	9	6	5	5	9	6	9	2	9	6	5
鎮前	1	5	2	9	3	9	6	5	5	9	6	9	3	9	6	5
建甌	1	3	5	3	3	3	6	4	5	3	6	6	7	3	6	4

〈表 1〉中的八個閩北方言是：

石陂（浦城縣）— Norman (2000)<sup>2</sup>

崇安（武夷山縣級市）— Norman (1986)

城村（武夷山縣級市興田鎮）— Handel (2003)

建陽（建陽縣級市）— Norman (1986)

<sup>1</sup> 北京話的清入字演變特別複雜，雖然學者對於這個現象的意見不一致，但是都承認涉及到方言混合與文白異讀兩個成分。簡單地說，清入字第一聲（陰平）和第三聲（上聲）的發音來自不同的北方官話方言的白讀音，而第二聲（陽平）和第四聲（去聲）的發音則來自不同方言的文讀音。“黑、給、國、測”是這四類的例字。除此之外，清入字的演變也受到詞類和聲母發音方法的影響。見陳剛(1988)、平山久雄(1995)、高曉虹(2001)、Coblin(2007)等。

<sup>2</sup> 羅先生描寫的石陂方言雖然沒有提到“第十調”，但是指出陽入字分兩類（見〈表 2〉），“第十調”是我本人的稱法。

五夫（武夷山縣級市）— Norman（個人通訊 2001）

政和（政和縣）— Norman (1986)

鎮前（政和縣）— Norman (1996)

建甌（建甌縣級市）— Norman (1986)

我們主要依靠羅杰瑞先生的材料是因為他記的都是俗傳詞音，跟漢字的讀音不見得一致，這樣才能擺脫文讀層次的影響。<sup>3</sup> 因此〈表 1〉所列出的那套對應規律被文讀音打擾的可能性會比較小。

〈表 1〉中每個八調音系的聲調之下有兩列。左邊一列裡的調類我們稱之為“原調”，右邊的稱為“分調”。以陰平為例，每個方言的陰平原調都是 1，“支”字就是這類字的例字；而分調政和是 5（換句話說，這類字併入陰去調），建甌則是 3（併入陰上調）等等，“高”字就是這類字的例子。第 9、10 調的意思是說在那個方言中，這個調值跟八個原調的調值都不同，也可以說這個調不在於八調系統之內。

這種沒有語音條件可尋的分化，從下邊的例字中可以清楚看到：

中古音		石陂	崇安	城村	建陽	五夫	政和	鎮前	建甌
平聲章母（清）	支 ‘branch’	ki <sup>1</sup>	ki <sup>1</sup>	ki <sup>1</sup>	ki <sup>1</sup>	ki <sup>1</sup>	ki <sup>1</sup>	ki <sup>1</sup>	ki <sup>1</sup>
平聲非母（清）	分 ‘share’	—	—	puŋ <sup>1</sup>	puŋ <sup>1</sup>	puŋ <sup>1</sup>	—	puen <sup>1</sup>	puen <sup>1</sup>
平聲見母（清）	高 ‘tall’	fiɔ <sup>9</sup>	au <sup>1</sup>	au <sup>5</sup>	au <sup>9</sup>	au <sup>9</sup>	ho <sup>5</sup>	ho <sup>5</sup>	au <sup>3</sup>
平聲非母（清）	飛 ‘fly (v.)’	fiye <sup>9</sup>	y <sup>1</sup>	jye <sup>5</sup>	ye <sup>9</sup>	wye <sup>9</sup>	ye <sup>5</sup>	—	ye <sup>3</sup>
上聲澄母（濁）	重 ‘heavy’	toŋ <sup>1</sup>	təŋ <sup>6</sup>	toŋ <sup>5</sup>	toŋ <sup>5</sup>	tuŋ <sup>6</sup>	toŋ <sup>6</sup>	toŋ <sup>6</sup>	toŋ <sup>6</sup>
上聲群母（濁）	白 ‘mortar’	khiu <sup>1</sup>	khiu <sup>6</sup>	khiu <sup>5</sup>	khiu <sup>5</sup>	khiu <sup>6</sup>	khiu <sup>6</sup>	khiu <sup>6</sup>	khiu <sup>6</sup>
上聲澄母（濁）	趙 (surname)	diau <sup>5</sup>	—	liu <sup>5</sup>	liu <sup>5</sup>	liu <sup>5</sup>	—	tio <sup>5</sup>	tiau <sup>4</sup>
上聲匣母（濁）	厚 ‘thick’	gəu <sup>5</sup>	jieu <sup>5</sup>	jieu <sup>5</sup>	eu <sup>5</sup>	jieu <sup>5</sup>	keu <sup>5</sup>	keu <sup>5</sup>	ke <sup>4</sup>

上述例子，在中古音系之中完全找不到聲調分化的語音條件。拿“分”和“飛”來比，都是平聲字，也都有同樣的中古聲母，可是在大多數的閩北方言裡卻屬於不同的調類。更有意思的是，有些閩北方言，這種聲調的分化也還伴隨著塞音、塞擦音聲母的分化。“分”字五夫念 p 聲母 (puŋ<sup>53</sup>)，“飛”字念 w 聲母 (wye<sup>31</sup>)。石陂、崇安、城村、建陽、五夫等五個方言都有類似的現象。下表我們將建陽和鎮前、閩東方言福州以及普通話作比較：

<sup>3</sup> 俗傳詞指的是“一般老百姓（特別是不識字的）從祖宗八代一代代口傳下來的詞語”（羅杰瑞 2007:92）。

例字	中古音	建陽	鎮前	福州	普通話
筒‘tube’	平聲定母（濁）	toŋ <sup>2</sup>	toŋ <sup>2</sup>	tøyŋ <sup>2</sup>	tǒng [t <sup>h</sup> uŋ <sup>3</sup> ]
銅‘copper’	平聲定母（濁）	loŋ <sup>9</sup>	toŋ <sup>9</sup>	tøyŋ <sup>2</sup>	tóng [t <sup>h</sup> uŋ <sup>2</sup> ]
短‘short’	上聲端母（清）	tui <sup>3</sup>	tue <sup>3</sup>	tøy <sup>3</sup>	duǎn [tuan <sup>3</sup> ]
賭‘gamble’	上聲端母（清）	lo <sup>3</sup>	tu <sup>9</sup>	tu <sup>3</sup>	dǔ [tu <sup>3</sup> ]

“銅”和“賭”不但是分調字，而且在建陽還有很特殊的所謂的“弱化”聲母。<sup>4</sup> 如果以中古音為起點，從歷史演變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現象很難解釋，因為找不到語音條件。<sup>5</sup> 面對著這些現象的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分調和弱化聲母的歷史來源到底是什麼？

## 2. 歷史層次還是獨立歷史來源？

閩北方言的聲調、聲母的特殊性是不是經過方言混合而形成的？因為閩北方言的聲調系統跟八調系統有明顯的出入，說是歷史層次的現象是很有吸引力的解釋。這個解釋是假設閩北方言從別的方言借來了一大批詞，借用的同時也保留了外方言的調值。這個假設可能會解釋建陽話中“銅”字為什麼讀為 loŋ<sup>9</sup> 如下：

原來的情形：

建陽：筒、銅都讀為 toŋ<sup>33陽平</sup>

外方言：筒、銅都讀為 doŋ<sup>31陽平</sup>

建陽從外方言借入了“銅”字以後的情形：

建陽：筒讀為 toŋ<sup>33陽平</sup>，銅讀為 loŋ<sup>31第九調</sup>（代替了銅字原來的讀音，d 借為 l）

我們可以把這個假設稱作“層次說”。這是很多學者的主張，譬如說李如龍先生、平田昌司先生、王福堂先生等等。

另外一個解釋是說閩北方言的分調現象的來源是內在的，換句話說，在原始閩北的音韻系統中已經具有產生聲調分化的條件。我們可以將這個假設稱為“原始說”。羅杰瑞先生曾經提出，原始閩語有“第三套”塞音和塞擦音，閩北方言中的聲調和聲母的分化都是第三套聲母的反映。他為原始閩語同一個發音部位構

<sup>4</sup> “弱化聲母”指的是具有 v、w、l、Ø 等音值的來自塞音塞擦音的聲母。這些聲母顯然經過一種軟化的過程。

<sup>5</sup> 其實閩語好像不是從中古漢語直接演變而來的，大概是晚期上古漢語的分支語。

擬了六組聲母（即 p ph -p b bh -b）。因為六組聲母的音系看起來很奇怪，這個說法引起了很多學者的懷疑。

但是“層次說”恐怕無法全面解釋上文所整理出的閩北方言音系現象。王福堂先生指出，石陂、建陽、政和等閩北方言的第九調是低降調。這個調類中有很多中古陽平字，而有些吳語處衢方言（比如龍泉、雲和、慶元等等）陽平調也是低降調。他的結論是，閩北的陽平分調是從吳方言借過來的層次。但是，王先生的假設不能解釋非陽平字第九調的來源。就拿政和為例，從〈表 1〉可見，政和的第九調類除了陽平以外還包括陰上、陰去、陽去、陰入等四個中古調類的字。在處衢方言中，這五個調類不都是低降調。因此王先生的說法就不能解釋“轉、戴、字、發”等字的調值為什麼都為 21。而且，“層次說”也無法解釋跟第九調無關的分調的來源，也不能解釋跟分調配合的弱化聲母的來源。

比如，浙江省南部吳語的“發”字的讀音無法解釋閩北方言“八”、“發”兩個陰入聲字的聲調、聲母分化。（“八”字中古音山開二入黠幫，“發”字中古音山合三入月非。在閩語中，非敷奉微四個聲母沒有從幫滂並明分出來，所以兩個字都可以算是幫母字。）下面以三個閩北方言以及三個處衢方言為例：<sup>6</sup>

	閩北方言			處衢方言		
	石陂	建陽	鎮前	慶元	雲和	遂昌
八	pai <sup>214</sup> 陰入	pai <sup>35</sup> 陰入	pai <sup>213</sup> 陰上	ʔboʔ <sup>5</sup> 陰入	paʔ <sup>5</sup> 陰入	paʔ <sup>5</sup> 陰入
發	buai <sup>21</sup> 陰上	woi <sup>21</sup> 陰上	pua <sup>21</sup> 第九調	fəʔ <sup>5</sup> 陰入	fəʔ <sup>5</sup> 陰入	faʔ <sup>5</sup> 陰入

在閩北方言裡，“發”字的聲調是低降調，聲母或是濁的雙唇音或是清的雙唇音。在慶元、雲和、遂昌等處衢方言中，“發”字聲母是清的唇齒塞擦音 f，聲調又高又短，並不像閩北話的讀音。<sup>7</sup> 不只是這一個例子，所有有弱化聲母的清入字都有同樣的現象，就是說，閩北的調值是低降的，有的方言中的聲母是濁的，但是這類字在吳語裡都具有清聲母、短高聲調。“蕨嘶迫”等三個字也都是這類的字。

<sup>6</sup> 曹志耘等(2000)和秋谷裕幸、曹志耘(1998)。

<sup>7</sup> “八”、“發”不是中古音同音字，“發”字在某些閩語、客家話方言裡也有文白異讀（譬如按照《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閩語廈門 huat(文)、puʔ(白)，福州 xuaʔ(文)、puʔ(白)，建甌 xuai(文)、pue(白)，客家話梅縣 fat(文)、pət(白)）。但是這兩個事實跟“層次說”沒有甚麼關係，閩北“發”字的白讀音不能來自吳語，聲母與聲調都是差得太遠。我們也可以指出，中古音的韻母沒有一個特徵（無論是呼、等、韻、韻尾等等）可以說是產生弱化聲母或是調類分別的條件。

平田先生 (1988) 對閩北弱化聲母與分調兩種現象的解釋是多元性的，他認為與文白異讀、吳語濁聲母、吳語方言緊喉聲母都有關係。他對弱化聲母和聲調分化是分別解釋的，這樣的話無法說明它們錯綜關係性質的來源。解釋雖然很複雜，但是還不夠全面。平田先生自己承認“當然，具體的對應關係，還有待於今後的研究所”(1988:22)，有點令人不滿意。雖然有一些現象勉強能這樣零零碎碎地解釋，但是最好的解決辦法應該是找一個單一的元素，這個元素能夠解釋所有的互相關聯的對應規律。羅杰瑞先生的“原始說”好像是這樣的假設，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什麼具體的證據，所以不容易受到廣泛的歡迎。

最近我發現了一條能夠加強“原始說”的語音證據，讓我相信羅先生的說法基本上是正確的。我 2003 年發表的文章中已經講了一遍，這裡用不同的方法再作解釋。我先討論一下這條證據，然後再構擬原始閩北的聲母、聲調系統，最後討論這個系統的來源。

### 3. 分調的降低調值

下邊的〈表 2〉跟〈表 1〉相彷彿，只是用調值代替了調類。

〈表 2〉閩北方言的調值

中古	平				上				去				入			
	陰		陽		陰		陽		陰		陽		陰		陽	
	原	分	原	分	原	分	原	分	原	分	原	分	原	分	原	分
石陂	53	31	33	31	21	21	53	33	33	31	45	45	214	21	<u>43</u>	<u>23</u>
崇安	53	53	334	22	31	31	55	22	22	22	55	55	24	31	<u>53</u>	<u>53</u>
城村	52	22	45	22	21	21	22	22	22	22	44	44	24	21	<u>5</u>	<u>5</u>
建陽	53	31	33	31	<u>21</u>	<u>21</u>	21	21	21	31	43	43	35	<u>21</u>	<u>43</u>	<u>43</u>
五夫	53	31	34	31	11	11	43	22	22	31	43	43	24	11	<u>43</u>	<u>43</u>
政和	52	31	33	<u>21</u>	12	<u>21</u>	45	31	31	<u>21</u>	45	<u>21</u>	33	<u>21</u>	45	31
鎮前	53	31	33	<u>21</u>	213	<u>21</u>	45	31	31	<u>21</u>	45	<u>21</u>	213	<u>21</u>	45	31
建甌	54	<u>21</u>	22	<u>21</u>	<u>21</u>	<u>21</u>	44	<u>42</u>	22	<u>21</u>	44	44	35	<u>21</u>	44	<u>42</u>

有些調類其實是與其他調類完全合流了，但是〈表 2〉沒有把這個現象標示出來。比方說，在城村話裡陽上调和陰去調合流了，在政和話裡陽上和陽入合流了。〈表 3〉把那些重複的調類刪除了。

〈表 3〉閩北方言的調值（刪除了重複的調類）

中古	平				上				去				入			
	陰		陽		陰		陽		陰		陽		陰		陽	
	原	分	原	分	原	分	原	分	原	分	原	分	原	分	原	分
石陂	53	31	=陰去		21	21	53	33	33	31	45	45	214	21	43	23
崇安	53	53	334	22	31	31	55	22	22	22	55	55	24	31	53	53
城村	52	22	45	22	21	21	=陰去		22	22	44	44	24	21	5	5
建陽	53	31	33	31	21	21	21	21	21	31	43	43	35	21	43	43
五夫	53	31	34	31	11	11	43	22	22	31	43	43	24	11	43	43
政和	52	31	33	21	12	21	45	31	31	21	45	21	=陽平		=陽上	
鎮前	53	31	33	21	213	21	45	31	31	21	45	21	=陰上		=陽上	
建甌	54	21	=陰去		21	21	44	42	22	21	44	44	35	21	=陽上	

由〈表 3〉可見，每個分調和相配的原調都有特定的音值關係。

表中有  $8 \times 8 = 64$  個大格，刪除了重複的就剩下 56 個，每一格都代表一對原調和與之相伴產生的分調。這 56 對中，有的調沒有分化，原調和分調一致。這種調類有二十對，比如石陂的陰上調。（雖然原調沒有分化，但是除了建甌陰上、陽去之外都還有弱化聲母的不同，所以用虛線來隔別。）

有三十三對分調調值比原調低。這類調值我用斜體標出來，比如建甌的陰平調。

只有一對分調調值比原調高，就是建陽陰去聲，表中用黑體標示。

還有兩對，很難說哪個調值較高，即政和的陰上和五夫的陰去，表中用黑斜體區分。

由此可見，無論是什麼方言什麼調類，要是只看原調被分化成兩個聲調的那些中古調類，分調調值總是比原調低，例外極少，只佔 36 之 1（或 3）。還有，沒有一個分調是升調。換句話說，這 56 個與弱化聲母有相伴關係的分調中，連一個升調都沒有，而且只有一個是比所分出來的原調高。我認為這個格局很值得我們的注意，既不應該是偶然的，也不可能是由於方言混合而產生的。<sup>8</sup> 閩北語支的分調現象很有系統性，每個方言都有，每個調類也都有，雖然具體的情形有些差別，但是總的規律還是很明顯的。在閩北方言的歷史上，肯定有一種產生聲調分化的語音因素，這種語音特徵同時也有調低調值的作用。因為每個方言中的分化調類調值並不一致，所以分調字的讀音不太可能是從某一個外方言借來的。

<sup>8</sup> 以平田 (1988) 為例，他無法全局性地說明這個既有系統性的又有規則的語音局面。

最合理的解釋是，所有的分調音節都曾經有相同的語音特徵，這個音節特徵引起了一致的變化結果，即：使調值降低；在一些方言中，還使聲母軟化。這些分化出來的分調有的跟別的原調類合流了，有的則保持獨立或者只跟別的分調合併。沒有跟別的原調類合流的就變成所謂“第九”或“第十”調。

#### 4. 降低調值的來源

促使聲調和聲母分化的單一的條件原本是什麼？從語音變化的原則來想，應該是個濁送氣的語音。

我們暫時不考慮上古音、中古音以及閩南、閩東等方言，也不考慮羅先生原始閩語的構擬。如果只看這八個閩北方言，運用歷史比較的方法，很容易構擬出原始閩北音系的面貌。本來有八個調（為 \*1 到 \*8），同一個發音部位有三組聲母，即不送氣的 \*p 組、送氣的 \*ph 組、濁音的 \*b 組。濁音那組大概是送氣的，念為 [bh, dh, gh] 等等。<sup>9</sup> 因為是濁送氣的聲音，很自然地會把音節調值壓低。這組聲母在石陂保存下來，而在另外一些方言裡軟化了。從語言演變共性的角度來看，這種輔音的軟化也是很自然的。<sup>10</sup> 其演變如下：

〈表 4〉原始閩北塞音塞擦音聲母、聲調的演變（以唇音代表所有發音部位）

原始閩北		石陂	崇安	城村	建陽	五夫	政和	鎮前	建甌	例字
*1 (陰平)	*p-	p <sup>-1</sup>	p <sup>-1</sup>	p <sup>-1</sup>	p <sup>-1</sup>	p <sup>-1</sup>	p <sup>-1</sup>	p <sup>-1</sup>	p <sup>-1</sup>	分雞
	*ph-	ph <sup>-1</sup>	ph <sup>-1</sup>	ph <sup>-1</sup>	ph <sup>-1</sup>	ph <sup>-1</sup>	ph <sup>-1</sup>	ph <sup>-1</sup>	ph <sup>-1</sup>	蜂天
	*b-	b <sup>-9</sup>	w <sup>-1</sup>	w <sup>-5</sup>	w <sup>-9</sup>	w <sup>-9</sup>	p <sup>-5</sup>	p <sup>-5</sup>	p <sup>-3</sup>	飛高
*2 (陽平)	*p-	p <sup>-5</sup>	p <sup>-2</sup>	p <sup>-2</sup>	p <sup>-2</sup>	p <sup>-2</sup>	p <sup>-2</sup>	p <sup>-2</sup>	p <sup>-5</sup>	平茶
	*ph-	ph <sup>-5</sup>	ph <sup>-2</sup>	ph <sup>-2</sup>	ph <sup>-2</sup>	ph <sup>-2</sup>	ph <sup>-2</sup>	ph <sup>-2</sup>	ph <sup>-5</sup>	藻床
	*b-	b <sup>-9</sup>	w <sup>-5</sup>	w <sup>-5</sup>	w <sup>-9</sup>	w <sup>-9</sup>	p <sup>-9</sup>	p <sup>-9</sup>	p <sup>-3</sup>	盆長
*3 (陰上)	*p-	p <sup>-3</sup>	p <sup>-3</sup>	p <sup>-3</sup>	p <sup>-3</sup>	p <sup>-3</sup>	p <sup>-3</sup>	p <sup>-3</sup>	p <sup>-3</sup>	餅短
	*ph-	ph <sup>-3</sup>	ph <sup>-3</sup>	ph <sup>-3</sup>	ph <sup>-3</sup>	ph <sup>-3</sup>	ph <sup>-3</sup>	ph <sup>-3</sup>	ph <sup>-3</sup>	譜苦
	*b-	b <sup>-3</sup>	w <sup>-3</sup>	w <sup>-3</sup>	w <sup>-3</sup>	w <sup>-3</sup>	p <sup>-9</sup>	p <sup>-9</sup>	p <sup>-3</sup>	補轉
*4 (陽上)	*p-	p <sup>-1</sup>	p <sup>-6</sup>	p <sup>-5</sup>	p <sup>-5</sup>	p <sup>-6</sup>	p <sup>-6</sup>	p <sup>-6</sup>	p <sup>-6</sup>	重近
	*ph-	ph <sup>-1</sup>	ph <sup>-6</sup>	ph <sup>-5</sup>	ph <sup>-5</sup>	ph <sup>-6</sup>	ph <sup>-6</sup>	ph <sup>-6</sup>	ph <sup>-6</sup>	被鱗
	*b-	b <sup>-5</sup>	w <sup>-5</sup>	w <sup>-5</sup>	w <sup>-5</sup>	w <sup>-5</sup>	p <sup>-5</sup>	p <sup>-5</sup>	p <sup>-4</sup>	倍厚

<sup>9</sup> 其實這些所謂送氣濁音音值該是 [b<sup>h</sup>, d<sup>h</sup>, g<sup>h</sup>] 等，即帶氣噪 (breathiness) 或摩擦聲 (murmur) 的濁音。為了方便把他寫成 [bh, dh, gh] 等。

<sup>10</sup> 見 Ohala (1973), Matisoff (1973), Hombert (1978), Hombert 等 (1979), Thurgood (2002)。



原始閩北		石陂	崇安	城村	建陽	五夫	政和	鎮前	建甌	例字
*5 (陰去)	*p-	p <sup>-5</sup>	p <sup>-5</sup>	p <sup>-5</sup>	p <sup>-5</sup>	p <sup>-5</sup>	p <sup>-5</sup>	p <sup>-5</sup>	p <sup>-5</sup>	放記
	*ph-	ph <sup>-5</sup>	ph <sup>-5</sup>	ph <sup>-5</sup>	ph <sup>-5</sup>	ph <sup>-5</sup>	ph <sup>-5</sup>	ph <sup>-5</sup>	ph <sup>-5</sup>	破臭
	*b-	b <sup>-9</sup>	w <sup>-5</sup>	w <sup>-5</sup>	w <sup>-9</sup>	w <sup>-9</sup>	p <sup>-9</sup>	p <sup>-9</sup>	p <sup>-3</sup>	戴最
*6 (陽去)	*p-	p <sup>-6</sup>	p <sup>-6</sup>	p <sup>-6</sup>	p <sup>-6</sup>	p <sup>-6</sup>	p <sup>-6</sup>	p <sup>-6</sup>	p <sup>-6</sup>	飯舊
	*ph-	ph <sup>-6</sup>	ph <sup>-6</sup>	ph <sup>-6</sup>	ph <sup>-6</sup>	ph <sup>-6</sup>	ph <sup>-6</sup>	ph <sup>-6</sup>	ph <sup>-6</sup>	鼻樹
	*b-	b <sup>-6</sup>	w <sup>-6</sup>	w <sup>-6</sup>	w <sup>-6</sup>	w <sup>-6</sup>	p <sup>-9</sup>	p <sup>-9</sup>	p <sup>-6</sup>	步字
*7 (陰入)	*p-	p <sup>-7</sup>	p <sup>-7</sup>	p <sup>-7</sup>	p <sup>-7</sup>	p <sup>-7</sup>	p <sup>-2</sup>	p <sup>-3</sup>	p <sup>-7</sup>	八竹
	*ph-	ph <sup>-7</sup>	ph <sup>-7</sup>	ph <sup>-7</sup>	ph <sup>-7</sup>	ph <sup>-7</sup>	ph <sup>-2</sup>	ph <sup>-3</sup>	ph <sup>-7</sup>	覆鐵
	*b-	b <sup>-3</sup>	w <sup>-3</sup>	w <sup>-3</sup>	w <sup>-3</sup>	w <sup>-3</sup>	p <sup>-9</sup>	p <sup>-9</sup>	p <sup>-3</sup>	發蕨
*8 (陽入)	*p-	p <sup>-8</sup>	p <sup>-8</sup>	p <sup>-8</sup>	p <sup>-8</sup>	p <sup>-8</sup>	p <sup>-6</sup>	p <sup>-6</sup>	p <sup>-6</sup>	白石
	*ph-	ph <sup>-8</sup>	ph <sup>-8</sup>	ph <sup>-8</sup>	ph <sup>-8</sup>	ph <sup>-8</sup>	ph <sup>-6</sup>	ph <sup>-6</sup>	ph <sup>-6</sup>	覆賊
	*b-	b <sup>-8</sup>	w <sup>-8</sup>	w <sup>-8</sup>	w <sup>-8</sup>	w <sup>-8</sup>	p <sup>-5</sup>	p <sup>-5</sup>	p <sup>-4</sup>	薄射

以 \*p \*ph 組為聲母的字都演變得很正常，\*b 組的字演變卻很不同，往往引起了升調的分化。<sup>11</sup> 以“發”字為例，原始閩北是 \*7 調 \*b 聲母的字。石陂還保持 b 聲母，崇安、城村、建陽、五夫軟化成 w。在政和、鎮前、建甌已經變清了。可是無論是什麼方言，這個濁的 \*b 聲母都產生了較低的分調。“發”字可以跟原始閩北 \*7 調 \*p 聲母的“八”字相比較（聲調標誌，橫桿之前的數字指調類，橫桿之後的數字指調值）：

	石陂	崇安	城村	建陽	五夫	政和	鎮前	建甌
發 ‘emit’	bua <sup>i3-21</sup>	wai <sup>i3-31</sup>	woi <sup>i3-21</sup>	woi <sup>i3-21</sup>	wai <sup>i3-11</sup>	pue <sup>9-21</sup>	pua <sup>9-21</sup>	pue <sup>3-21</sup>
八 ‘eight’	pai <sup>i7-214</sup>	pai <sup>i7-24</sup>	pai <sup>i7-24</sup>	pai <sup>i7-35</sup>	pai <sup>i7-24</sup>	pai <sup>i2-33</sup>	pai <sup>i3-213</sup>	pai <sup>i7-35</sup>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所構擬的濁聲母跟中古音的濁聲母沒有對應關係。所有的陽調字在中古音中都是濁聲母。但是〈表 4〉卻顯示，有很多陽調（即 \*2 \*4 \*6 \*8 調）字的原始閩北聲母得構擬為清聲母，譬如“平”字。反過來，陰調（即 \*1 \*3 \*5 \*7 調）字在中古都有清聲母，有的在原始閩北卻是濁的，譬如“飛”字。

羅杰瑞先生給原始閩語構擬了四調、六組聲母的音系。那四調叫做 A B C D，等於平上去入。有三組聲母是清的，產生了陰調，也有三組是濁的，產生了

<sup>11</sup> 陰上字在某些方言中所以沒有分化是因為在這些方言中陰上調已經是降低調 21、31 等等，沒有再壓低的餘地。至於陽去和陽入有的不分的現象，原因複雜一點，請見 Handel (2003) 的解釋。

陽調。這六組中有兩組叫做弱化聲母，寫做一個橫桿加一個清或濁的音標（譬如 -p, -b），分別產生了陰、陽的分調，這兩組弱化聲母等於我所構擬的原始閩北濁聲母。〈表 5〉以六個例字來比較中古音、羅先生的原始閩語和本人的原始閩北語的構擬。

〈表 5〉中古音、原始閩語、原始閩北語的聲母、聲調對應關係

例字	中古	閩語	原始閩北	城村	建陽	建甌	鎮前	石陂
雞 'chicken'	k 平	*k *A	*k *1 (陰平)	kai <sup>1</sup>	kai <sup>1</sup>	kai <sup>1</sup>	kai <sup>1</sup>	kai <sup>1</sup>
開 'open'	kh 平	*kh *A	*kh *1 (陰平)	khye <sup>1</sup>	khue <sup>1</sup>	khue <sup>1</sup>	khye <sup>1</sup>	khye <sup>1</sup>
膏 'lard'	k 平	*-k *A	*g *1 (陰平)	au <sup>5</sup>	au <sup>9</sup>	kau <sup>3</sup>	ko <sup>5</sup>	gɔ <sup>9</sup>
筒 'tube'	d 平	*d *A	*t *2 (陽平)	toŋ <sup>2</sup>	toŋ <sup>2</sup>	toŋ <sup>5</sup>	toŋ <sup>2</sup>	toŋ <sup>2</sup>
糖 'sugar'	d 平	*dh *A	*th *2 (陽平)	haŋ <sup>2</sup>	hoŋ <sup>2</sup>	thoŋ <sup>5</sup>	thauŋ <sup>2</sup>	thoŋ <sup>2</sup>
銅 'copper'	d 平	*-d *A	*d *2 (陽平)	loŋ <sup>5</sup>	loŋ <sup>9</sup>	toŋ <sup>3</sup>	toŋ <sup>9</sup>	doŋ <sup>9</sup>

再看〈表 1〉可以看出我還沒提到的一些調類特點。在有弱化聲母的地點（即石陂、崇安、城村、建陽、五夫）原調、分調的對立比較少，最多有五個。譬如城村話只有陰平、陽平、陰入調的對立。但是在沒有弱化聲母的地點（即政和、鎮前、建甌）這樣的對立比較多，各方言至少有六個。政和、鎮前都有八個，沒有一對是不分的。可是反過來，前者的分調類比較多（比如崇安有 1、3、5、6、8 等五種），而後者則比較少（政和只有 5、9 兩種）。<sup>12</sup> 從原始閩北的構擬和演變來考慮，這個現象就很容易解釋。如果原有的原始閩北語的濁聲母沒有清化（無論是保持在石陂中的濁聲或是軟化成 w、v、l、Ø 等），聲調語音上的差別的音位化是沒那麼必要的。但是清化之後跟清聲母合流的話，爲了保持音系的對立，語音上的差別則被音位化了。但是還要考慮到，如果原有八個調的分調分出來之後都保持獨立，結果是有 16 種調類，這顯然是人類語言保持不了的聲調系統，所以大部分分調不可避免地或是跟別的原調或是跟別的分調合流在一起。這很有可能是政和、鎮前的第九調包括陽平、陰上、陰去、陽去、陰入等五種原調字的原因之一。

<sup>12</sup> 非常感謝匿名的評審專家指出這個現象。

## 5. 原始閩北特殊的歷史來源

爲了解釋閩北方言的分調調值都比原調調值低這個現象，我認爲只好假設原始閩北是一個有八調、三組聲母的音系。（至於羅先生的原始閩語構擬，這裡暫時不作討論。）但是這個假設難免會引起一個問題：從漢語的歷史角度來看，這樣的音系有什麼來源？從〈表 5〉可見中古的見母 *k* 配兩個不同的閩北聲母，中古的定母 *d* 配三個不同的閩北聲母，而中古音系中沒有語音條件可尋，這是一個難題。我認爲解決這個問題有幾個可能。

(甲) 漢語上古音本來就跟羅先生的原始閩語一樣有六組聲母，到了中古已經合流成三組。用來構擬上古音的材料，即《詩經》押韻和諧聲字的聲旁，都不能提供聲母發音方法的證明，我們根本不知道上古聲母究竟有幾種發音方法。其實，複輔音聲母、清鼻音、鼻冠塞音等等也都可以算是不同的發音方法。最近多半學者的上古音系統都具有這樣的聲母，在這兒不詳細討論。這幾組聲母其中可能有一兩組是閩語“弱化聲母”的來源。

(乙) 本文所構擬的原始閩北第三組濁聲母是方言混合所產生的層次。按這個假設，原始閩北的祖先大概是跟中古音一樣的四調三組聲母的語言，然後變成普遍的八調兩組的音系。最後經過混合的過程加了一層濁聲母的詞彙，然後才變成本文所構擬的原始閩北語。



但是還值得注意，原始閩北時代所加的濁聲母不可能是吳語中的繼承中古音的濁聲母。<sup>13</sup>

按照這個假設，“層次說”和“原始說”可以說都是對的，只是時代不同而已。如果有一個原始語言，在還沒有分化成子語言之前就加上了一個層次，我們構擬那個原始語言就需要多構擬出一個層次的語言來。就拿英語來說，所有的現代英語方言都有 shirt（襯衫）和 skirt（裙子）兩個詞，這些方言的祖先“共同英語”也肯定有這兩個不同的祖先詞。skirt 是古斯堪的納維亞語的借詞，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構擬古英語千萬不可以把這個詞扔掉，要不然就不能解釋現代方言面貌的來源。另外一個例子是李方桂先生所構擬的原始台語，這個原始語言包含一些古代漢語的借詞。這種構擬並不能說是不對的。這些詞在所有的子語言中都有系統的、可重複的語音對應，這能證明這些詞是原始台語還沒有分化之前而借的，換句話說，這些詞屬於原始台語的詞彙。對於閩北方言的問題，我們得先判斷哪些特徵是共同地從祖先演變而來的，給這些特徵做一個原始構擬，然後才考慮原始特徵本身是什麼來源。

（丙）本文所構擬的原始閩北第三組濁聲母是某種構詞過程的痕跡。

無論來源是哪一種可能，本文提供的調值的證據都能證明現代閩北方言弱化聲母和分調的現象不是原始閩北時代之後產生的，而是反應了原始閩北語還沒有分化之前的特殊面貌。<sup>14</sup>

當然，閩北方言的音系所以特別複雜的原因之一是受到了周圍贛、客家、吳方言的影響。我的意思不是說所有的閩語獨特的特徵都是從原始閩語直接繼承下來的。但是這項研究要解決的問題是：如果不管從別的方言而來的詞彙層次，而只分析在閩北中發展下來的俗傳詞的音韻對應關係，哪一些特徵是原始閩北語已

---

<sup>13</sup> 這是因為這套濁聲母不但分配在平上去入四個調類，而且相當於中古音的清濁兩套聲母。換句話說，上邊所構擬的八調原始閩北語中，每個調都有濁聲母的字。結果，如果真正的有一層濁聲母是從閩外加上的，這一層的來源還不是很明確。有學者提出是鼻冠音（mb-、mp- 類）(Norman 1986) 或者緊喉聲母（ʔb- 類）兩種可能。王福堂 (2005:477-478) 認為有部分是某些吳方言中對應古清聲母的 ʔb- 類聲母來的，有部分是吳方言中對應古濁聲母的濁音來的。王先生雖然批評我假設原始閩北方言有一套帶氣喉或摩擦聲的濁音，但是他的看法跟本文提的“假設乙”根本不發生衝突。我們都是認為現代閩北方言的分調和弱化聲母起於一套濁聲母。感謝匿名評審專家也指出，閩北語的情況之起源可能與何大安先生 (1988:67-70) 所描述的永興方言的送氣的濁聲母之起源類似。根據何先生的說明，這些聲母是原來湘語含有的濁聲母和永興周圍方言含有的送氣的清聲母兩套聲母的語音特徵融合而產生的。但是還得指出，這兩個情況不是平行的，因為永興話被改變的詞彙都屬於同一個音韻類（即陽平調），只有這類詞不但在湘語中有濁聲母而且在官話中有送氣的聲母。閩北方言的分調詞不是這樣相當於周圍方言的同一類的詞。

<sup>14</sup> 我個人的看法是認為“假設甲”是最有可能的；“假設乙”在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實際上加了一個濁聲母層次的外方言候選是不好找的。

經存在的？結論是，弱化聲母、分調的來源是原始閩北語已經存在的成分。

最後再舉個例子。平田先生(1988:16)曾指出，“同”字建陽發音是  $loŋ^2$ ，這個讀法不符合上邊所列出的語音對應面貌。有弱化聲母，但是聲調是陽平（原調）而不是分調。本人所記的城村話發音也是  $loŋ^2$  而不是與“銅”字一致的  $loŋ^5$ 。因為這個字與閩北俗傳詞的對應規律不符，所以羅先生沒有給它做原始閩北的構擬。其實也有旁證提示“同”不是俗傳詞：建陽人說“同歲”時用的是  $keŋ^6$  “共”而不是“同”。但是建甌、石陂的“同”發音分別是  $toŋ^3$ 、 $doŋ^9$ ，兩個都完全符合規律，在那兩個方言好像是俗傳詞。<sup>15</sup>

這個情況怎麼解釋？原始閩北語的“同”、“銅”兩個字應該是同音的。後來，“同”字在某些方言裡因受到文讀的影響而轉調類，變成陽平字。其實平田先生為了支持他文白異讀的假設所提到的字跟原始閩北的弱化聲母構擬沒有關係，因為這些字的讀音很多好像不是俗傳的。

只看俗傳字的話，閩北方言裡的弱化聲母和分調現象的關係顯得更密切，更具規則性。無論最早的歷史來源出自什麼，我都認為無法否認原始閩北語是〈表4〉所反應的那類三套聲母八個聲調的語言。

---

<sup>15</sup> 建陽、建甌、石陂的材料是 2008 年 7 月 15 日羅杰瑞先生個人通訊告知的。

引用文獻

- Coblin, W. South. 2007. Aspects of qīngrù development in Modern Standard Chinese. *Linguistic Studies in Chinese and Neighboring Languages: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Pang-Hsin Ting on His 70<sup>th</sup> Birthday*, ed. by Dah-an Ho, H. Samuel Cheung, Wuyun Pan & Fuxiang Wu, 273-288.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W6.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Handel, Zev. 2003. Northern Min tone valu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ftened initial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1:47-84. 中譯本：〈閩北方言的調值與“弱化聲母”的擬測〉，《方言》2004.1:54-75。
- Ho, Dah-an. 1996. Stages and strata in dialectal history—case studies of Heng County, Da County and Shipo. *New Horiz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ed. by C.-T. James Huang & Audrey Y.-H. Li, 215-234. Dordrecht & Boston: Kluwer.
- Hombert, Jean-Marie. 1978. Consonant types, vowel quality, and tone. *Tone: A Linguistic Survey*, ed. by Victoria A. Fromkin, 77-11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ombert, Jean-Marie, John J. Ohala, and William G. Ewan. 1979. Phonetic explan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nes. *Language* 55.1:37-58.
- Matisoff, James A. 1973. Tonogenesis in Southeast Asia. *Consonant Types and Tone*, ed. by Larry M. Hyman, 71-95. Los Angeles: Linguistics Progr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Norman, Jerry.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 222-238.
- Norman, Jerry. 1974. The initials of Proto-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27-36.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August 15-17, 1980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Norman, Jerry. 1986. The origins of the Proto-Min softened stops. *Contributions to Sino-Tibetan Studies*, ed. by John McCoy & Timothy Light, 375-384. Leiden: E. J. Brill.
- Norman, Jerry. 1996. Tonal development in the Jennchyan dialect. *Yuen Ren Society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 2:7-41.
- Norman, Jerry. 2000. Voiced initials in Shyrbei. *In Memory of Professor Li Fang-Kuei: Essays on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Chinese Dialects*, ed. by Anne O. Yue & Pang-Hsin Ting, 271-280.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Ohala, John J. 1973. The physiology of tone. *Consonant Types and Tone*, ed. by Larry M. Hyman, 1-14. Los Angeles: Linguistics Progr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Thurgood, Graham. 2002. Vietnamese and tonogenesis: revising the model and the analysis. *Diachronica* 19.2:333-363.
- 丁邦新. 1984. 〈吳語聲調之研究〉,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5.4:755-788。亦收錄於丁邦新(1998)《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王福堂. 1999. 《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北京:語文出版社。
- 王福堂. 2004. 〈原始閩語中的清弱化聲母和相關的“第九調”〉, 《中國語文》2004.2:135-144。
- 王福堂. 2005. 〈原始閩語構擬問題的研究過程〉, 《語言暨語言學》6.3:473-481。
- 平山久雄. 1995. 〈北京文言音基礎方言裡入聲的情況〉, 《語言研究》1995.1:107-113。
- 平田昌司. 1988. 〈閩北方言的“第九調”的性質〉, 《方言》1988.1:12-24。
- 何大安. 1988. 《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90。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李如龍. 1985. 〈中古全濁聲母閩方言今讀的分析〉, 《語言研究》1985.1:139-149。
- 秋谷裕幸, 曹志耘. 1998. 〈浙江慶元方言音系〉, 《方言》1998.1:23-36。
- 高曉虹. 2001. 〈北京話入聲字文白異讀的歷史層次〉, 《語文研究》2001.2:38-45。
- 曹志耘, 秋谷裕幸, 太田齋, 趙日新. 2000.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 中國語學研究:開篇單刊12。東京:好文出版。
- 陳忠敏. 1993. 〈邵武方言入聲化字的實質〉,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4:815-830。
- 陳剛. 1988. 〈古清入字在北京話裡的演變情況〉, 《中國語言學報》[*Chinese Linguistics: The Journal of Linguistic Society of China*] 1988.3:245-255。
- 陳章太, 李如龍. 1991. 《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羅杰瑞. 1986. 〈閩北方言的第三套清塞音和清塞擦音〉, 《中國語文》1986.1:38-41。
- 羅杰瑞. 2007. 〈漢語方言田野調查與音韻學〉,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44.2:91-94。

[Received 29 January 2008; revised 7 August 2008; accepted 19 August 2008]

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Box 353521  
Seattle, WA 98195-3521  
USA  
zhandel@u.washington.edu

##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Northern Min ‘Softened Initials’**

Zev Handel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The Northern Min dialects have two unusual and interrelated features: the presence (in some dialects) of voiced or lenited initials which do not correspond to the voiced initials of Middle Chinese, and a pattern of tonal splits that cannot be accounted for by conditioning factors of the Middle Chinese phonological system. Various scholars have proposed different hypotheses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these two features. Through analysis of their phonetic aspects, it is argued that the features cannot be the result of recent contact with nearby Wu dialects, but must have been conditioned by a feature found in Proto-Northern Min, most likely a series of voiced aspirate initials.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ose initials, includ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y entered Proto-Northern Min from another dialect source, is explored.

Key words: Northern Min, softened initials, Proto-Min, Tone 9, dialect layers